

古羅馬帝國迫害基督教的歷史

曉風

基督教在早期的兩百多年中經歷了無數次政府取締、逼迫以及民眾的暴力對待，許多基督徒為自己的信仰而獻身。但這一切並沒有阻止基督教信仰的廣泛傳播，越來越多的人為聖徒們的精神所震撼，而古羅馬帝國卻在蠻族入侵、瘟疫和天災中走向滅亡。根據羅馬史學家塔西圖(Tacitus)的記述，古羅馬皇帝尼祿(Nero)故意在羅馬城縱火，然後嫁禍於基督徒。後來，蓋勒流也採取同樣手段，十五天內在尼科米底亞皇宮製造了兩起火災並誣蔑為基督徒所為，迫使當時的皇帝戴克里先(Diocletian)下狠心迫害基督徒。

為了煽動民眾的反基督教情緒，古羅馬的一些理論家編造了不少針對基督徒的謠言，諸如基督徒在拜神時要殺死嬰兒並喝其血、吃其肉，還說基督徒狂飲、亂倫等等，所有古羅馬社會的惡行都被強加在基督徒身上。

當年，尼祿(Nero)曾命令將不少基督徒投進競技場中，羅馬權貴們在大笑中看著這些人被猛獸活生生地撕裂咬死。他甚至吩咐人把很多基督徒與乾草捆在一起，製成火把並排列在花園中，然後在入夜時點燃，照亮皇帝的園遊會。

奧熱流(Marcus Aurelius)皇帝對基督徒的迫害也非常殘暴。根據史學家沙夫(Schaff)的描述，“殉道者的屍首，滿佈街頭；那些屍首被肢解後焚燒，餘下的骨灰則散入河中，以免他們所謂的‘神的仇敵’沾污大地”。



眾所周知，古羅馬帝國的法律體系非常發達，辯護制度已經成熟。但完善的法律體制沒有阻止暴虐的統治者對正信的迫害，審判和刑罰卻成為一種堂而皇之的迫害方式。在古羅馬時期，一位叫皮里鈕(Pliny)的巡撫稟告他雅努(Trajan)皇帝說，“任何被控為基督徒的，我便審問他們是否真是基督教徒，若他們承認，我便以刑罰警嚇他們，並再次審問，假若他們堅持承認自己是基督徒，我便下令將他們處決”。他雅努(Trajan)在批示中說，“你在處理被控訴為基督徒的案件，做得非常正確”。

在臭名昭著的西普里安被斬首案中，教父西普里安拒絕放棄信仰

和“改過自新”，法庭便認定其“私自糾集犯罪集團”和“敵視羅馬諸神”的罪名成立並判以斬首。對正信的迫害不是一個心地善良的人能夠理解的，因為它出於邪惡的統治者妒忌、獨斷和兇殘的本性。從歷史上看，正信往往出現在道德衰敗、人心腐化的時代，善的力量會直接衝擊積存已久的種種惡的因素。

素。對正信的迫害，不過是善惡較量的表現，是邪惡在滅亡前的垂死掙扎。

基督教在流傳中堅持自己信仰的獨特性，不肯與其他宗教融合或並列，也得罪了維護羅馬宗教的人。當時，古羅馬城裏供奉著各個民族五花八門的神，很多是邪神，那些邪神的信奉者對正信耿耿於懷。

在古羅馬時期，基督徒信守聖潔、仁愛、和平和公義，這在當時看來是一些不切實際的理想。出於仁愛，基督徒拒絕進入競技場觀看戰犯與奴隸肉搏至死，他們將自己的奴隸無條件釋放。不少教父批評羅馬人奢華逸樂的生活方式，引起一些人很大的不滿。基督徒純潔的個人生活與普遍墮落、奢靡的社會氛圍形成一種強烈的對照，使很多人尤其是當權者感到一種很大的威脅。

在古羅馬時期，主教坡旅甲(Polycarp)被解赴競技場。巡撫說，只要他在眾人面前否認基督，就可得到釋放。坡旅甲(Polycarp)說，

“八十六年來我一直伺奉我的主，他從未虧待我，我怎可羞辱那位拯救我的君主？”巡撫打算燒死坡旅甲(Polycarp)。坡旅甲(Polycarp)平靜地說，“你想以火嚇我，那火充其量不過燃燒一小時罷了，你卻忘記那永不熄滅的地獄的火”。隨後，一群暴民一湧而上，將他活活燒死。他本該在烈火中呻吟，但卻在烈火中讚頌神。這是腐朽、昏曠的羅馬社會所無法理解的。

歷史給人類留下了深刻的教訓。當今，當邪惡殘酷迫害信仰

“真善忍”的法輪功學員時，他們不但堅持自己的信仰而且還用善的力量去感化民眾，震撼了無數人的心。

他叫強，從天津警官大學畢業後，分配在市勞教所，99年江澤民、羅幹下令鎮壓法輪功後，他們單位成了骨幹，幾乎每天都有送來報到的法輪功學員。加班加點，例行公事，忙得夠嗆，連女朋友都顧不上陪。時間長了，真有點不耐煩，心想，甚麼時候才能把這個法輪功給整下去，我也能清閒清閒，和麗芳泡泡咖啡屋啊！一次正是2000年大年除夕，天津有幾十名法輪功學員去北京上訪被遣送回市裏，判勞教一年，有男有女，有老有小，排著隊受審。

強巴不得快點兒完事，好回女朋友麗芳家吃餃子。

輪到一個50多歲的老太太時，強照例低著頭做記錄，問到她為甚麼頑固地跟政府作對時，老太太說，

“我活這麼大，從沒跟任何人作對過，我這麼大歲數，沒

小小說：

流淚的青春

— 一個獄警的故事

做一件虧心事，沒說一句昧良心的話。我這把年紀，這個身子骨，一身的病，要不是煉法輪功，要不是李師父救渡我，我活不到今天。跟姐兒幾個去北京就是為法輪功喊冤，法輪功好！要政府還法輪功清白，還我師父清白！”

強聽了，又是一個死不改悔的老頑固，氣得拍桌子大罵，“你她媽的神經病！”猛抬頭仔細一看，蒙了，原來這個老太太是自己小學的班主任劉老師！強愣了，眼睛一陣模糊……

強命苦，八歲時，媽就得癌症死了，爸是個鐵路工人，常年不在家，只好把強托給

奶奶照管。別的同學都最愛放寒假，盼過春節，強最怕的就是過年了。因為別人都有父母買新衣服，給壓歲錢，合家包餃子，放鞭炮，唯獨自己跟奶奶在家冷冷清清的，甚麼都沒有。大年三十，劉老師冒著大雪來接強和奶奶去她家吃餃子，給強和劉老師自己的兒子國子買了一樣簇新的棉襪、棉鞋。還給強和國子每人十塊錢的押歲錢……

畢業後，一晃就是十幾年，後來聽另一個小學同學偶然說起劉老師，好像是她得了心臟病，身體特別不好，老伴也得了腦血栓，半癱，躺在床上，衣食起居全得劉老師照顧。兒子國子也不在身

邊，去南方下海了。

強默默地看著眼前的劉老師，她那灰白的頭髮、瘦小的身軀，連日來的疲倦，都掩藏不住她目光中的溫和、平靜，和一種說不清的，一種超人的力量——這種力量是那麼的特殊，那麼的純淨，那麼的動人，這種力量絕不是一般人的厲害和哥兒們間的爭強好勝和盛氣凌人。強從來沒有見過的。

曾經血氣方剛，曾經少年心事當拿云，二十多年來，強在社會上摸爬滾打，經歷得也不少了，特別是從事警官這一行，三教九流，甚麼沒領教過。人嘛！有甚麼的？不就是看誰有本事嘛。

這二十多年來在滾滾人潮中練就的閱歷和本事似乎瞬間在這樣的的目光中解體，化為烏有。強好像重新回到了那個物質上清貧如洗，心靈卻自由快樂的時光，那種人與人之間沒有任何私心間隔的感覺，那麼的簡單、質樸、而又真實。

這就是法輪功說的那種永遠“真善忍”返本歸真的境界麼？永遠美好、自由、快樂，永遠不會隨著時間和外物的變化而變質。

強想到這兒，不知怎的淚止不住地往下流。

作者：陸灝